

我们中国人

越洋女工手记

双月◎著

工253.7
2012/2

阅览

我们中国人

双月◎著

越洋女工手记



工253·7
2012/2

阅 览

我们中国人

双月◎著

越洋女工手记



我们中国人

玲子传媒 ◇ 中国心 01

作者 ◎ 双月

发行人 ◎ 陈思齐

总编辑 ◎ 林得楠

执行编辑 ◎ 肖洁

校阅 ◎ 潘丽丽

美术设计 / 制作 ◎ 陈明华 / 陈敏蓉

制作企划 ◎ 林沛铭

印务企划 ◎ 陈文旭

发行企划 ◎ 张君

法律顾问 ◎ 沈茂树律师

出版 / 发行 ◎ 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

印刷 ◎ 玲子传媒印刷部

地址 ◎ Blk 52 Kallang Bahru #04-17 Singapore 339335

电话 ◎ 65-62935677

传真 ◎ 65-62933575

电邮 ◎ info@lingzi.com.sg

网址 ◎ www.lingzi.com.sg

初版一刷 ◎ 2002 年 4 月

定价 ◎ 新币 9 元

ISBN ◎ 981-4127-02-7 (平装)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 请寄回更换 ◇



编者说话

这是一本从一个中国女孩的类似日记的东西里演变出来的书。这是一本很偶然成型的书。这是一本很大声地讲中国人和新加坡人好话和坏话的书。

新加坡这个弹丸之国，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仍然会充斥着中国人和新加坡人的对话，漫天飞舞的雪片一样的争论交流也将仍然牢牢占据报章角落。这些讨论大多是善意而琐碎的，因为日复一日地生活在巨大的钢骨森林，人们为了抗拒静止、琐碎和平庸，使得各色的交流成为必然。

新一代中国移民汹涌澎湃地来了，带来了技术、文明和传统文化，给新加坡这个城市上空重重地涂上了一抹色彩，他们很努力地工作，他们很认真地生活，他们很渴望融入本地，他们希望结交新加坡朋友……他们真的很可爱，因为真实而倍感亲切。然而，他们却因为大声地在地铁讲话被本地人侧目，因为英文讲得不溜被本地人讥笑，因为穿戴不够整齐而被指指点点——Chinese One!

这些细节相信没有人会觉得陌生，这些场景每分每秒在新加坡某个地点被真实地上演着。本书作者双月——一个来自中国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孩，飘洋过海来到新加坡某工厂做



工，3年时间在新加坡仔细而敏感地生活着。她有太多不明白的问题，有太多不符合她年纪的老沉和深刻，有太多透过文字感受得到的沧桑。她大胆地写了出来，把自己和身边人的故事写了出来。

一个伟大的诗人说过：我们首先要对生活诚实，接着才谈得上对生活的批判和救治。

这本书就是这样，诚实得可怕。

请息怒。中国人。新加坡人。

目 录

录



- | | |
|----|--------------|
| 3 | ◎ 编者说话 |
| 6 | ◎ 序章：声音从哪里来 |
| 16 | ◎ 四块肥皂闯天涯 |
| 18 | ◎ 雏鸟和老鹰 |
| 23 | ◎ 电话 |
| 25 | ◎ 舍得（上篇） |
| 30 | ◎ 舍得（下篇） |
| 33 | ◎ 莘莘学子求学路艰 |
| 36 | ◎ 语言 |
| 39 | ◎ 会打太极拳的“鸵鸟” |
| 44 | ◎ 新加坡的中国景 |
| 46 | ◎ 徐老师的故事 |
| 49 | ◎ 姐妹花 |
| 53 | ◎ 新加坡的英语 |
| 57 | ◎ “钱”途殊同 |
| 64 | ◎ 女人，想好了再嫁 |
| 68 | ◎ 妇唱夫随 |
| 73 | ◎ 寂寞的新加坡人 |
| 76 | ◎ 异国情缘 |
| 83 | ◎ 逃跑的中国人 |
| 88 | ◎ 中国人，不要这样！ |
| 90 | ◎ 夏日的圣诞节 |
| 93 | ◎ 异类 |
| 96 | ◎ 后记 |





·序章· 声音从哪里来

新加坡人对中国人有太多的误会，中国人对新加坡人有太多的迷惑，为什么会这样？我到新加坡的时间并不长，但已听多了新加坡人对中国人的种种指责，耳朵也已塞满了中国人对新加坡的种种抱怨。这是一场无声的厮杀，结果，只会是两败俱伤。我不想让这种误会再延续下去了，我想我再也不能沉默了。我将抱着真诚、公正的心，以自身的经历，朋友的遭遇和报刊的记载，实事求是地分析这些是非恩怨。我们不必为谁对谁错吵得面红耳赤，耶稣的门徒尚有犹大，而出污泥而不染者也是大有人在，我们应该做的是用心去想，反省自己，思考人生。

新加坡的四季皆夏，骄阳总是毫不吝啬地挥洒着它的热情，可变脸也快。它决不会温婉，明明是艳阳高照的晴空，瞬间便是乌云滚滚，雷声大作，瓢泼大雨就这样下来了。这雨也决不缠绵，风风火火的来了，又匆匆的去了，只留下湛蓝的天，让人无限遐思。蓝天白云之下，便是井然有序的狮城王国。房屋排列整齐，如出一辙。即便是那别墅酒店，也是规规矩矩的，纵有标新立异，也只是在室内装修上匠心独具，鲜有违章建筑。几乎每个MRT站都有一个购物中心，而这些购物中心也是大同小异。到哪儿都可以看到绿草如茵，连天桥也是一个模样，害得初到新加坡的人经常会迷路，将裕廊东错认去巴西立我看也不是一件稀奇的事。



新加坡的国民有70%多是华人，他们的祖先多在清朝中后期从中国福建、广东等地飘洋过海到这个小岛上讨生活。他们多是大字不识一个，做较下等的工作，中国素有“父母在，不远游”的伦理理念，所以背井离乡的，多是穷得实在过不了日子的。但他们凭自己勤劳的双手，在这个小岛上打拼，最终落地生根。他们教给子女，子女的子女有关中国的传统，但他们却未能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交给他们。不是他们不想，而是他们不能够。这如同他们教会了孩子饮茶，却未能让孩子意会到一个“品”字。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越来越多的年青人接受的是西式教育，普遍发达的西方国家的生活方式成了他们追求和向往的目标，他们可以将传统保存得好好的，甚至比中国的还原汁原味，但也只属一种纪念碑式的怀念，一种对自己祖先的“根”意识的追从，却很少知道是为什么了，但传统毕竟还是一根绳索，牢牢的套住新加坡的华族至今。如今青年人当然热衷追求西式文化，这是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的正常规律。西方经济发达，人心向之，哪儿都有的事，谁也挡不住的。但是，西方大国如美、英、德，他们国民思想的形成又有自己的环境和人文氛围，就算新加坡人学得满嘴英文，可是又有多少人将西式文化中的敢说敢为的泼辣作风学到位了呢？中年一代无非是因生活的缘由学得一些洋文，青年一代无非是爱听Rock，不会写华文，赶西方时髦，只是如此而已。中国人将长着华人模样，但内心已是完全西化的华人称为“香蕉”（外黄内白），如此，大多数的新加坡人还不可以称做“香蕉”，他们既不明白“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意境，亦不敢如洋人赤裸大胆地倾泻所想，他们处在尴尬的境地。他们只知道端午节要吃粽子，但有多少人知道屈原投汨罗江的故事，更别提



探究屈原为何要投汨罗江了。他们爱看火辣辣的鬼妹洋哥耍酷暴露，可当他们的阿姐郑惠玉穿一袭超低露背装就引发狮城上下讨论了好几个月，据报道指，当时的阿姐还备受压力。我看了报道之后，大为惊讶，这是一个怎样的国度？真的只有“尴尬”二字堪匹配了。

这样一成不变的天气，这样爽快利落的风云变换，这样井然有序的环境，还有这样的人文历史背景，有如一个大烤箱，烘出的是一炉“仅此一家，别无分号”的新加坡人。他们多数直肠直肚，他们考虑事情很少转弯抹角，讲话较少有含蓄，将情绪写在脸上，对事件的认识多用“错”与“对”，至于“中庸之道”是拿“得过且过”或“混”字诀去诠释，而“敢说敢做”刚想行动却又“打个哈欠，伸个懒腰先”，再跨出门却已是忘了怎样做了，无端地戴了个“怯懦”的帽子回家，倒更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了。

对人生，新加坡人较少考虑，倒不是用脑过度怕会得脑溢血，是因为他们没有时间。新加坡是一个发达的国家，消费也相当的高，所以新加坡人在享受高品质的生活的同时也要加倍努力地赚钱。他们没有心思再想这些伤神的事。所以灯红酒绿也好，八卦杂志也罢，只要可以松弛神经，让疲惫的大脑休息便好了。中国人的遭遇便也只能成为他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自己已是累得半死，干嘛考虑一群外来客的生死？偏偏中国人自己也不够争气，多数见报的不是问户籍就是新加坡人包中国女子做二奶然后怨妇上报申诉。于是，辛苦赚钱之余，人类幸灾乐祸的劣根性便蠢蠢欲动了，或是单纯的同情，或是简单的仇视，加上新加坡人的莫名优越感



的推澜助兴，再以他们简单的“对错”建立起对中国人在新加坡的整体印象。

当然，他们对中国人的印象也还有来自公司的同事，或是向他们租屋子的学生。但中国人多数从事的是操作工，他们的同事多数也是新加坡的中下阶层，他们也看到中国工人的动作快，勤奋加班，听老板的话等等优点，但这些不是他们感兴趣的东西，他们不是公司的老板，不用关心这些，倒是有一些同厂女同事打扮得很风骚和谁谁牵手在何处之类的事，他们热衷得多了，一有风吹草动赶紧四处散播，生怕“工厂大事”自己做了“Out”一族，这个脸万万丢不起。休息日和邻居聊的当然不会是“中国妹动作比我快”、“加薪时中国妹拿‘A’我拿‘B’”——这等小事她们不屑一谈，她们谈论的话题是神神秘秘的：“我们公司有一个×××，长得挺美的，和××有妇之夫拍拖，被××看到”。详细情节一一细述如同她亲眼所见，多半还会有结论“中国女人……。”倒也有一些人亲自去过中国见识过中国女人的，但是谁又会住上10年20年，细细品味了“中国”才回来呢？在中国，被别人当财神爷捧着，看完了中国的贫穷与拥挤就回来了，一翻新加坡的报纸，又多是些发大水、塌房子、贪污——说实话，新加坡的报纸挺多报道有关中国的这些负面新闻，曾有报纸讨论神州顺口溜（全是针贬弊病之作，问题是否有必要如此渲染？据引载者说是中国这样的顺口溜一大堆，大家一笑便可，不必当真）。中国国内称英雄赞改革的书更多，我可真的少有在报上拜读。不必“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如果是这样，不要找一大堆借口，我倒是可以理解。于是这些老板或游客们“里应外合”——亲自体验之



中国与新加坡国内报道之中国，便是理直气壮地滔滔不绝了：“中国，风景很美，食物好吃，东西很便宜。但是，很脏，很挤，而且厕所没门！”于是引发一阵大笑，这只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个笑话然而并不是他们的生活，为什么不可以笑？

于是就这样，大家都“理所当然”的想象着中国和中国人，以及这群在新加坡的中国人。没有人真的愿意花一点心思来考虑和关心这群异乡人的生活，大家都忙着赚钱，中国人也是想靠双手在这里赚一点血汗钱。如果没有时间和能力真正去思索别人的生活，请“口下留情，目下留人”！因为还有很多的中国人还是想活得有尊严的。

但是，也确实有一小撮的中国人影响了中国人的形象，而且极少数的中国人在这里也确实有过一些不光荣的历史，我们可以误解他们对更好生活的追求，却不能原谅他们以生活为借口做出有损中国人形象的事。

中国人真正蜂拥而入新加坡的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时中国的“出国热”正是汹涌澎湃，大家所看到的都是诸如美元兑人民币“1:9”，新币兑人民币“1:6”等等，好像出了国便能捡到金似的，什么毒蛇猛兽，什么荆棘坎坷都被满脑子花花绿绿的钞票盖上了一床花被子，哪怕漏夜排队拿护照，哪怕低声下气去借路费，一切都值得了。刚开始到新加坡的人多数拿不到工作准证。因为最初没有工作准证这回事，后来刚有的时候数量又极少，所以开始拿的都是学生准证。但真正求学的并不多，谁家闲着有这么十几万的存款，让自家的孩子到新加坡来镀金。即使要去也是去美国和英国。当初拿学生准证的根据合约上称，多是来电子学校读



“NTC-3”和“NTC-2”，相当于中国的技校的文凭，真是天大的笑话，当时中国本地的大学生在街上随便一抓便是一大把，在工厂扫地看门的都有人在，谁会对一个技校文凭那样的向往呢？他们所追求的是国内中介商天花乱坠的承诺：

“到新加坡你可以一边读书一边打工，一个月可以赚一千多，根据1:6的兑换率，最多一年就可以还中介费了。而且你们的学校设备齐全，学的NTC-3，NTC-2的文凭在新加坡很管用，还可以申请PR，到时候薪水一个月就有人民币一万多，钱多到花不完。”尽管中介费高达5到8万人民币，这是当时普通中国家庭省吃俭用三四十年才可以存到的一笔钱，但是穷怕了的中国人一想到以后的滚滚财源，谁不想让自己的生活好过一些呢？于是，很多人义无反顾地“赌”上了，借钱，甚至借高利贷，就差不多快要砸锅卖铁了，好不容易凑到了这笔钱，上演了一幕幕机场挥泪别亲人的感人镜头，对白无非是：“妈、爸，一赚到钱，我就寄回来给你们买房子”。“亲爱的，有了钱，我们就办一个体面的婚礼”……但是，美梦从他们踏上新加坡这一日开始便破灭了，学习条件和招生章程竟有天壤之别：40个人挤两个宿舍，共用一个卫生间；教室里尽是破桌旧椅……更糟的是，原来新加坡政府明文规定不能兼职打工。天啊，这真的是一个晴天霹雳，赶紧翻合约，中国中介商和新加坡学校都没有违约啊，签的就是让你来读书，并未注明住宿条件，更别说是让你打工了，那更是只字未提……找新加坡学校的负责人理论呢，他们声称绝对不知中国中介商有这样天花乱坠的承诺，也摆出一幅受害人的模样，而多数中国人真还弄不清是怎么回事，不过他们不可以找工，连生活费都成了问题，肚子闹革命才



有勇气和负责人说话了，报章杂志当然不会错过这样热闹的场面，当时的报纸有连篇的报道，其中有一位口不择言的老兄的语录还荣幸被新加坡报纸原版登出“我对学什么电子仪器，录像电视根本没有兴趣，我来就是为了赚钱。”嗯，很好，有什么讲什么的老兄在异国他乡给新加坡人上了一堂深刻的中国人印象课。当然做出这些贡献的不止他一人，还有“王琼女医生神经失常”一案也吊住了本地人的胃口，报道大致是这样：“有一中国女医生王琼，辞去家中医院的正式工作，借款6万人民币，离夫别女来到异乡他国一圆金梦，未料拿学生准证的她发现打工为犯法，一时愁6万借款还之无门，一时又忧无颜见江东父老，一时又恼自己轻易被骗，终于神经错乱，脱衣撞车。”不知当时中国本地的报纸有否刊登此事，但当时新加坡的报纸是追踪了几天，新加坡人除了不胜唏嘘，想必又送了一圈黑影来罩住中国人。当时报纸报道如此的事件是连篇累牍，那时的新加坡人对中国人的印象只停留在“贫穷与可怜”上，同情还是有的，曾有报道新加坡人曾派人送米送衣给落难的中国人，但几天没吃饭的中国人居然拒绝，他们生气或傲骨，不愿接受别人的施舍。我既感激当时新加坡善良民众的帮忙，又悲哀此情此景的中国人。新加坡是一个法制相当健全的国家。相比较，中国当时的法制，特别是对出国的领域，便显得很薄弱，当时介绍国外的书籍又少，出过国的更少，大家所听到的都是中介商的谎言，由于对法律认识不深，贸然签约投下大笔金钱。中介商不仅骗了他们的钱还有他们的青春呢！我悲哀他们的无知，但真的无法对他们铤而走险，冒险打工进行谴责。中国的中介商是元凶，但新加坡的接洽人真的一无所知吗？如果



他们回国，要赚上十几年才能还上这笔债，而且一个人的前途差不多就这样毁了。所以他们捶胸顿足之下，多数还是偷偷的去找工作了，触犯了新加坡的法律，警察当然要抓，其中还包括一些原本就知拿学生准证打工是非法的人，这些人更不可能让新加坡人有什么好印象。新加坡人对中国人的“同情与可怜”开始慢慢的转为“轻视”了。触犯法律不说，干的又绝对是较下等的工作——洗碗端盘——很多新加坡人不要干的工作，中国人来干，拿的薪水却又要少得多，谁让你见不得光呢？不过雇这些“黑户”的多是正牌的新加坡人，中国人为他们挣了不少钱，不过别指望他们会为中国人说句好话，雇用他们是施舍他们。可是，中国人，是你心甘情愿的，不用这样的愤愤不平。不过，新加坡人，也请你少说两句，大家都会记得你们的善心，只是请求的是——别把往日的历史又加到新来的中国人的头上。来来往往，花开花落，新酒旧瓶，别混在一起了。可恨在这段岁月中，有些中国女人真还发挥了“祸水”的本领，将“小龙女”的头衔硬生生地扣到了中国女人的头上。她们一般都颇有姿色，刚开始也是端盘洗碗，并没有多想。但渐渐地心中有了不平。她们有空也会逛街，也有男人总爱和她们搭讪几句，她们想起家中的破旧的房子，想起还欠别人的钱，想起越来越粗糙的双手，原先的那份纯朴摇摇晃晃了，橱子里的衣服好美，柜子里的首饰好亮，还有美味的佳肴，只要她对男人笑一下，闭上眼被他亲一下，就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事了，而且听说“谁谁戴的链子便是老板给买的”，“谁谁这几天一天一套的新衣，肯定是给富商包了”，女人的虚荣心，一旦膨胀便一发不可收拾，女人总是很为自己找借口——“这样做的又不是我一个。”于是抛弃羞涩吧，抛弃尊严吧，嫣然巧



笑在狂蜂浪蝶之中。于是报纸上便经常登出：“×月×日，又在××卡拉OK抓到两名中国籍女子”；“怨妇们××上报哭诉老公包中国二奶”。与此同时，新加坡政府开始大力招聘中国的建筑工人，新加坡的一座座高楼大厦在他们的血汗之中竖立起来，他们灰头灰脸见报率虽不及那些“祸水”高，但抱歉的是新加坡人对他们贡献毫无印象，这一点不可强求，我们来到别人的国度赚钱，他们如果认为给了钱就给了他们所要给的，我们是毫无怨言的，被建筑商大赚了一笔我们也认了，但伤脑筋的是我们的农民大哥穿梭在这群文明人之中又招惹了不少“坏印象”分数。原因是他们在家多是农民出身，本身文化素质低，受的教育少，虽有一份纯朴憨直的性情，但在这高度文明的社会，显然是格格不入的。他们随意的丢垃圾，乱吐痰，穿着老土，操着浓厚的乡音，让人看一眼便是大皱眉头了，让新加坡人何以敢和他们交朋友，更无机会可以发现他们可爱的性情了。更何况在新加坡，中国女人比中国男人更惹人注意。从差不多87、88年直到97、98年，报章多是这些“学生准证不读书”、“红颜祸水三角恋”、“建筑工人灰灰脸”等消息在主持大局，可以说奠定了新加坡人对中国人的印象。慢慢的，中国本身也是一天天的在成长，法律也渐渐健全，新加坡政府批准的工作准证也越来越多，真正想到新加坡读书的人越来越多，现在在新加坡读书的中国人大约有5、6万之多，而合法通过劳务输出的也是很多，虽然中介费也要2、3万，但由于他们有工作，通过勤奋还是可以很快还债的，而且出国人员的本身素质也慢慢提高，差不多都要高中毕业以上才可以，而且还要略懂英语。整体的素质提高了，行为也就规矩了很多。但



是，新加坡人似乎一下子没有明白过来，或许当初的那些中国人给他们的印象太深刻，或许是他们太忙没时间去察觉这些变化，或许，是没有掌声鲜花的普通人需要一点优越感来鼓励自己，又或许他们的思维一走要靠别人提醒才能转个弯，他们日积月累的鄙夷还会不经意地从眼中流出，他们依然津津乐道于“红颜祸水”的故事，对此，我不敢愤怒。因为依然还是有中国人在异国他乡做着有损中国人尊严的事，而且印象的转变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这其中我也不得不提一下我们的中国专业人员，他们有的在公司做高级职位，有的还经常在传媒中出现，但毕竟是凤毛麟角，他们努力地工作着，缄默着，努力融入新加坡的社会。他们默默忍受着由于一些同胞不顾尊严的表现而惹来的鄙夷目光，他们尽量做好，但并不出言抗议，因为他们知道确实有人这样做，而他们的生活圈子又有不同，他们无从说起，但我知道，当他们看到一些报道时，他们的心也会流血，或许双目含泪，毕竟，即使拿到了新加坡公民，新加坡人也不会忘记你曾是一个中国人。

本书是我工余记录下的一些文字，是我真实的经历。是我周围朋友的经历。是我所触摸到的周围事物。我的文字绝无任何的诽谤之意，不管对新加坡人或是中国人。我只是不想以简单的“对与错”给新加坡人或中国人画上“√”与“×”。以上的都是历史了，虽不如当年“卖猪仔”这样的凄惨，但也是有血有泪。这是一些真实的声音，一些不一样的声音。我希望新加坡人可以听到，而中国人更可以听到。不管怎样，痛定思痛。是时候该打破罐子，放到溶炉里重新塑型了。